

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，八路军一二九师利用休整时间，在清漳河畔举行全师运动会。这期间，邓小平政委还专门为陈赓保媒，让他娶了抗大文工团演员傅涯，在当时传出一段佳话。

陈赓恋上文工团演员傅涯

当时全师运动会的代表与选手达3000多人。就连总部的副司令员彭德怀，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许多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。

在敌后紧张的战斗环境中，搞这么大一个活动，中国少有，世界罕见，不安排一场漂亮的晚会怎么行呢？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三八六旅旅长陈赓，想请抗大文工团前来演出。

要想顺利地办成这件事，需请示邓小平政委同意。本来邓政委一向关怀部队、体察军情，对文娱工作很重视。谁知陈赓把约请文工团来演出的理由刚刚讲完，邓政委却毫不犹豫地摇摇头说：“不要不要，不要嘛！想热闹热闹，可以从当地请个好一点的剧团，何必请人家抗大文工团呢？”那干脆的口气，简直连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。

陈赓一听心里可着了慌。抗大文工团有个演员叫傅涯，正跟陈赓热恋着呢。本来，陈赓14岁时，爹娘就硬给他娶过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媳妇。他为了反抗包办婚姻，从此出走，并要求把女方送回娘家去。投身革命后，他跟王根英结为夫妻，只可惜在3年前的一次反“扫荡”战斗中，王根英英勇牺牲了。

陈赓不久染上伤寒，没日没夜发高烧，半个多月的昏迷中，他仿佛又回到了与王根英共同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艰难岁月里。清醒过来，越觉得烦躁。当他痛苦、压抑到不能自控的地步时，竟猛地拔出手枪，对准天窗射出一串子弹。

战友们认定，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，人的感情天地，也是不允许有空白的。要想医治陈赓心灵上的创伤，最好的办法是，帮助他再找一位心爱的妻子。于是，抗大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，就把文工团演员傅涯介绍给了他。陈赓是位智勇双全的将军，人长得又帅，感情又丰富；傅涯生得苗条俊秀，人称“水波仙子”。两人一见，互相倾慕；几次接触，感情益深；怎奈战争环境，他们只能战斗在异地，相爱之情同发一心。

邓政委把陈赓的老底揭穿

看着这次相逢的机会就要告吹，陈赓那火热的心肠，好像被浇上一盆冰水。他猛地从凳子上站起来，准备进一步陈述邀请抗大文工团来的理由。邓政委却乐呵呵地笑了说：“怎么样，坐不住了吧？你呀，你呀！”邓政委抽了一口烟，进一步打趣说：“抗大文工团有什么好看的？那里面不就是有个傅涯嘛！”

一句话，把陈赓的老底揭穿了，陈赓涨红着脸嘟囔说：“是谁搞的，早早地给泄了密？”

邓政委这才一本正经地问陈赓：“我说陈赓啊！罗主任要我做你们的第二媒人哪！你不给我汇报情况，对我实行保密，这叫我怎么给你们帮忙呀？”

陈赓这才如梦初醒地弄清了原委，一时怪不好意思的。但他稍稍一顿，马上挺起胸膛，显出一副大将风度，非但不向邓政委赔礼，反而愤愤不平地抱怨说：“我独立‘作战’快三年了，政委不但不帮我，今天来向您求援，您还要……”

邓政委这才笑了说：“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你呢，再不能对我保密啊。现在你就给罗主任挂个电话，挂通了我接。要不，全文工团的同志都来了，只有傅涯没有来，那可怎么是好啊！”

陈赓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并且不失时机地向邓政委行个礼说：“你这个媒人算是正式上任了！”

几天之后，陈赓日夜盼望的傅涯，终于随同抗大文工团来到了清漳河畔。



陈赓与傅涯夫妇在敌后

邓小平为陈赓保媒

组织上迟迟不批准陈赓完婚

九月的天气，太行山里金风送爽，五谷飘香，陈赓紧紧握住傅涯的手。姑娘又是兴奋，又是喜悦，脸颊润润地飞上两朵红云。踏着松软的沙滩，一对情人有说不完的心里话。但当讲到结婚问题时，傅涯眼角眉梢淡露出几丝哀愁。

陈赓马上想起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：傅涯出身不好，他哥哥有特务嫌疑，还没有彻底弄清。为此，陈赓几次向组织上提出跟傅涯结婚的请示，但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。

陈赓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北伐战争中，他曾救过蒋介石的命，却不接受蒋的高官厚禄引诱而随蒋去；在上海做地下工作，几次被捕，几次跳出魔掌，连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都拿他没办法；长征途中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；神头岭伏击战，遵照师首长命令，直接指挥战斗，被击毙的敌尸，日寇用一百多辆汽车整整搬运了两天。

在爱情问题上，陈赓也像作战那样勇敢，大有攻不下堡垒绝不罢休的劲头。当年的妻子王根英，就是在他的“强攻”下才喜结良缘的。在一次会议之前，陈赓坐在后排，给王根英连着递条子：“我爱你”，王根英把第三张纸条，用唾沫贴在柱子上，周围的人们都打趣陈赓，陈赓又倔强地写了第四张“我爱你”的条子。王根英到底没能撵过陈赓，两人终于结成伴侣。而今天的情况很特别，他们怎么也想不通，由组织上安排介绍的爱人，组织上却又迟迟不批准完婚，这怎么不惹起陈赓阵阵的烦躁。

一个台上哭，一个台下哭

清漳河畔临时搭起露天剧场，抗大文工团演出了历史名剧《孔雀东南飞》。傅涯在剧中扮演焦仲卿之妹——兰芝的小姑。小姑同情被母亲逼走的兰芝嫂嫂，痛恨拆散一对恩爱姻缘的母亲。傅涯完全进入了角色，人物感情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。演到伤心时，更是热泪盈眶，泣不能语，千种愁绪，万种思情，尽在不言中。

陈赓这天在台下看戏。早在黄埔军校时，他就和第一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组织了“火花剧社”，自编自演了反帝反封建的话剧。他不仅是剧社主要负责人之一，还常常登台演出。此刻，陈赓在台下观看着，不仅被剧情深深地吸引，更为傅涯的表演所打动，鼻腔一酸，情不自禁地涌出了热辣辣的泪花。

这活生生的一幕，全被邓政委看在眼里。他同情仲卿、兰芝的不幸，更关心着此刻就坐在自己身边激动不已的陈赓。演出结束，邓政委直奔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宿舍，进门就问：“你看到了没有？一个台上哭，一个台下哭，哭得人心坎里都不

是滋味嘛。你给中央发个报，傅涯出身不好，不是她本人不好嘛；还有她那个哥哥，即使他是特务，傅涯可是我党的党员，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结婚？”

演出结束，抗大文工团又到太行三区执行任务。刚在新地安顿住，傅涯接到了陈赓的电话，那声音简直就像个毛头小伙子，高喊着：“傅涯，傅涯！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！组织上批准我们结婚了！你快回来，你快回来吧！”

“真的？”傅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震惊了。

“真的，真的，是邓政委给咱们保的媒！”三十七八岁的陈赓，一声紧似一声，“你快回来，快回来！我已经等你三年啦，一天也不愿再等下去了。”

“可我今天晚上还有演出……”

恰在此时，文工团团长已站在傅涯背后，他高兴地告诉傅涯：“邓政委来电话，让你马上赶往师部。”

邓政委让他快去当新郎官

当傅涯重新返回司令部所在地涉县赤岸村时，陈赓把她迎进屋里，连一句亲热话也没顾上说，就找师首长去了。刘师长、邓政委见陈赓喜形于色地推门进来，早料定他来讲什么。但二人却故作姿态，一本正经地问：“一定有重要敌情吧？看你慌慌张张的样子！”

“傅涯来了！”陈赓直接了当地说。

“傅涯？这算什么敌情啊！哈哈……”二位师首长大笑起来。

陈赓被笑得满脸通红，不知该说什么好，也只好跟着笑起来。

“你这个陈赓呀，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刘师长说。

“快当你的新郎官去吧！”邓政委也接过话头，对他说道。

“是！”陈赓两只脚跟哧地一碰，右手一举，潇洒地行了一个标准军礼，转身跑了。

由于战争频繁，环境所迫，陈赓与傅涯当晚成婚。第二天一早，便送傅涯离开赤岸村返回文工团驻地。二人骑马走在高耸巍峨的太行山的山道上。陈赓的马走在前边，傅涯的马尾随后边，爱慕之情使陈赓的目光一刻也不愿离开傅涯。为了能多看几眼傅涯，陈赓就倒骑在马背上。傅涯不好意思地笑着，找个宽路，向马挥了一鞭，跑到前面，惹得战士们一阵开心大笑。陈赓笑得更开心。

韩王山顶，迎着喷薄欲出的红日，升起灿烂的朝霞，映得新郎新娘的脸蛋火红火红。

■ 据《通辽日报》